

# 鲁迅与牵牛花

钱振文

2019年9月5日，我在哲学之道和银阁寺盘桓了一整天。我这次来日本京都都是参加第25届国际博协大会。哲学之道是东鞍山脚下的一条人行步道，位于南禅寺和银阁寺之间。我们从东西线地铁蹴上站出来去银阁寺，中间经过的地方都是风景优美的好地方，其中主要的就是南禅寺和哲学之道。据说哲学之道是过去日本的哲学家们沉思默想的地方。哲学之道是用沙土和条石铺砌而成的，道路始终傍着一条水渠，水渠里的水流清澈见底。道路和水渠旁都是多年生长的枫树和樱花树。

哲学之道走到头儿就是银阁寺。进银阁寺门口不远，突然就在眼前出现一片白色沙粒制作的雕塑，是用沙粒做成的一条一条的曲线，还有一个用沙粒做成的凸起在地面上的圆锥。我们到银阁寺的时候差不多是中午，这时候正是阳光最强烈的时候，金黄色的阳光照射在纯白色的沙粒上，金光闪闪，感觉非常耀眼。定睛下来，意识到眼前的景物就是枯山水。枯山水是日本园林艺术的独特创造，用沙子、砾石、苔藓等材料营造山水的意境。看枯山水是我这次来银阁寺的主要目的，只是没想到幸福来得如此之快。眯着眼睛看了一眼又一眼，突然悟出来一条一条的沙粒和那个上下大小的锥体是海水和山岳。看说明牌上的介绍，知道这里的枯山水叫银沙淮。

离开闪亮的银沙淮后顺着游路在山里面转了一圈。游路边都是茂密的森林，主要的树种是一种类似柏树但比柏树更高大的榧树。

回到寺庙门口，在纪念品商店随便走走。走着走着，我的呼吸有点紧张起来，因为我看到了牵牛花。一朵粉红色的牵牛花，雕刻在一个小木盒上。木盒是方形的，大小有六七厘米。木盒里面有一个像香囊一样的小布袋。图案斜下方有文字“朝颜”。这里的朝颜是日语，就是汉语中的牵牛花。在朝颜后边，还有几个盒子，盒子上是另外的植物图案和名称，一种是松风，还有第三种好像是樱花，甚至还有第四种。当时，我的精神完全集中在第一个盒子上的朝颜了。

我对牵牛花的敏感不只是因为牵牛花楚楚动人、惹人爱恋的形象，还因为鲁迅当年在日本留学时曾经种过牵牛花。

据鲁迅的好朋友许寿裳回忆，鲁迅从仙台医专结业到东京后，1908年曾经和许寿裳、周作人等五个人一起租住在一栋夏目漱石曾经住过的豪华的大房子里，号称“伍舍”。这栋房子在东京帝国大学附近的西片町，在这里，许寿裳和鲁迅曾经种植过好几个品种的朝颜。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许寿裳回忆说：

伍舍的庭院既广，隙地又多，鲁迅和我便发动来种花草，尤其是朝颜即牵牛花，因为变种很多，花的颜色和形状，真是千奇百怪。每当晓风拂拂，晨露湛湛，朝颜的笑口齐开，作拍拍的声音，大有天国乐园去人不远之感。傍晚浇水，把已经开过的花蒂一摘去，那么以后的花轮便会维持原样，不会减小。其余的秋华满地，蟋蟀初鸣，也助我们的乐趣！

从1906年离开仙台到1909年回国这三年，鲁迅在东京逛书店、办杂志、译小说，都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又摆脱了学生时代的各种束缚，每天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性生活，大概算是一生当中最逍遥自在的时光了。可惜好景不长，到1908年底，他们同住伍舍的五个人中的两个人率先退出了，剩下了鲁迅兄弟和许寿裳也从伍舍搬到了别处。当时，许寿裳曾不留恋地套用苏轼的《赠刘景文》写了一首《留别伍舍》，纪念他和周氏兄弟在一起的那段神仙日子：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壶中好景长追忆，最是朝颜露湿时。

从银阁寺回来后的第二天，我突然决定去京都植物园，寻觅朝颜的踪迹。

去京都植物园是很方便的，坐地铁乌丸线到北山站出来就是。

一个老者从大门里走出来帮我投币买票并送给我一张植物园地图，地图上有一小段对植物园的介绍，第一句是“京都植物园建成于1924年，是日本最早和最复杂的公共植物园。”

我沿着老人指示给我的路线进门往右拐，沿着公园里的甬路很轻松地溜达。甬路边有不少树冠巨大的枫树。路上没有行人，一个人走在阴森森的高树下，多少还有一丝丝的凉意。到前边拐了个弯向南走，右手边是个温室大棚，温室大棚再往前是个儿童游戏场，有两三个妈妈带着孩子在这儿滑滑梯。温室和儿童游戏场的左边是个巨大的中心草坪，有工人在草坪里割草，草坪边有一列平房，是游客用餐的地方，有游客在里面说话，有青草的香味和咖啡的香味若有若无地飘过来。

我从大草坪的边缘向东走，看见一条东西向的甬路，甬路两边是高大的老树。甬路东端路边有个说明牌：“樟树的林荫走廊：植物园开园当初种植的90棵树龄近100年的樟树，组成了长约200米的林荫走廊，透过枝叶间的罅隙，金色的阳光洒满了悠长的绿甬道，让京都的游人流连忘返。在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小说《古都》里，也记述了对它的倾慕之情。”

这是很意外的惊喜。我从樟树走廊的东端慢慢地往西走。老樟树看起来相当粗犷，不少樟树的主枝是从树干很低的地方横生出来，有些枝干上还蒙着一层绿色的苔藓。

因为还想着朝颜，就没有在樟树林荫道上做更多的徘徊。绕过草坪就到了日本本土园。日本本土园的特点是保持着植物的原生状态，这里的植物更为密集。但也没有看到牵牛花。

回到北京后，我赶紧从书架上找出来川端康成的《古都》和《千只鹤》。川端康成是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古都》写京都的风物 and 传统，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真实，从宏观的背景到具体的细节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虚构的。写到京都植物园的一段情节是，批发商佐田太吉郎一家在热闹的仁和寺赏过樱花后，决定再到一个清静的地方遛遛，女儿千重子建议到新开放的植物园。小说里的太吉郎一家进的是植物园的正门也就是南门，所以他们进门后很快就看到了我也看到的“玻璃圆屋顶温室”和“儿童游乐场”。在郁金香园他们碰见了好朋友织布商大友宗助先生，大友先生向太吉郎推荐这里的樟树林荫道说：

“我很喜欢这里的樟树林荫道，一直等待植物重新开放。这些樟树都有五六十岁了。”

两家人在植物园一边眺望春霞中的比叡山一边感叹春天的短暂，不知不觉走到了樟树林荫道。太吉郎建议沿着宗助先生喜欢的林荫道一起走回去。下面有一段对樟树林荫道的描述：

路旁的樟树，枝子左右盘旋。枝梢上的新叶，还是一片娇嫩略呈红色。虽然没有风儿，有的枝梢却轻轻的摇曳。

这里描写的是六七十年前初春时的樟树林，比我看到樟树多了一层稚嫩。

看完《古都》再看《千只鹤》。在“母亲的口红”一节里突然出现了牵牛花：

菊治刷完牙回到卧室时，女佣已将牵牛花插在挂着的葫芦花瓶里。

“今天我该起来了。”  
菊治虽然这么说，可是又钻进了被窝。

他仰躺着，在枕头上把脖子扭向一边，望着挂在壁龛一角上的花。

“有一朵已经绽开了。”  
女佣说着退到贴临的房间。

“今天还请假吧？”  
“啊，再休息一天。不过我要起来的。”

菊治患感冒头痛，已经四五天没去公司上班了。

“在哪儿摘的牵牛花？”  
“在庭院边上，它缠着若荷，开了一朵花。”

大概是自然生长的吧。花是常见的蓝色，藤爱纤细，花和叶都很小。

不过，插在像涂着古色古香的黑红色漆的葫芦里，绿叶和兰花倒垂下来，给人一种清凉的感觉。

女佣是父亲在世时就一直干下来的，所以略懂得这种雅趣。

悬挂的花瓶上，可以看见黑红漆渐薄的花押，陈旧的盒子上也有“宗旦”

的字样。假如这是真品，那么它就是三百年前的葫芦了。

菊治不太懂得茶道插花的规矩，就是女佣也不是很有心得。不过，早晨点茶，缀以牵牛花，使人觉得也蛮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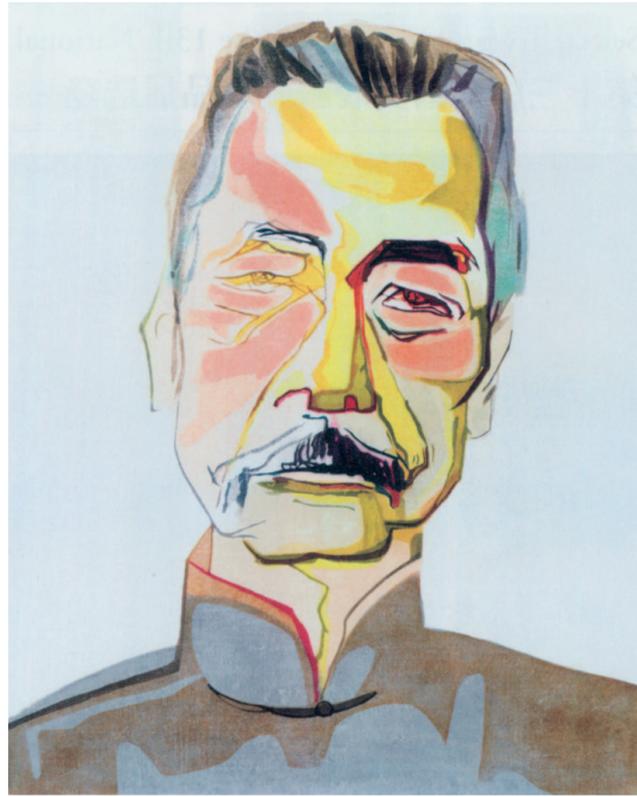
菊治陷入沉思，将一朝就凋谢的牵牛花插在传世三百年的葫芦里——他不觉得凝视了良久。

用牵牛花做插花，牵牛花只有一朵是开的，蓝色的花，绿色的叶，纤细的茎，这种幽玄之美是日本人特有的情调。朝花夕落的牵牛花插在有三百年历史的葫芦里，更显示出牵牛花生命的短暂性。

既然是一种过去的“雅趣”，说明用牵牛花插花是日本的古老传统，这启发我翻看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源氏物语》是紫式部一千多年前创作的，是日本文学和文化的源头。在第四十九回“寄生”，我突然看到了牵牛花：思念二女公子的薰中纳言一夜无眠，早晨在花篱内看见了朝颜开花的过程：

但见晓雾笼罩的篱内，各种花卉开得非常美丽，其中夹杂着短命的朝颜，特别惹人注目。古歌云：“天明花发艳，转瞬即凋零”。此花象征人世无常，令人看了不胜感慨。他昨夜不曾关上格子窗，略微躺卧一会儿天就亮了，故此花开时，只有他一人看见。

薰中纳言起身去看望二女公子，去的时候，不忘摘下几朵还带着露水的朝颜。在二条院二女公子住处，薰中纳言把带来的朝颜花送给二女公子，并和二



鲁迅  
(水印木刻)  
祁耿

## 也说“一跳八丈高”

褚半农

《繁花》中有一些上海方言词语，作者只用了一次。不是作者不想用，这自然跟小说故事情节有关，跟词语特殊性有关，在某时某处的故事情节中，没有适合它的语言环境，无法再让它上场，就让它离去了。而我即使看到就这么一个词语，也会有“方言老词语还活在市区居民口中”的感叹。我曾为只出现一次的名词“纸筋灰”写过文章（《繁花》中的纸筋灰），刊2019年11月26日《文汇报·笔会》，这次要写的是数量词“八丈高”，它也只出现过一次，在“贰拾伍章·壹”中，原文是：“雪芝娘说，雪芝哥姐五个，分配到乡下种田，苦头吃足，怨气也就多，得知雪芝认得了阿宝，晴天霹雳，一跳八丈高，一致是反对。”（第333-33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版）

方言词“八丈高”的“年龄”已经相当高了。在我的阅读范围里，最早的例句出现在明代的小说中，请看例句：“那崔科越跳得八丈高，道：‘我叫你不死在咱手里不是人！明白就把好差使奉承你！’”（明·陆人龙《型世言》第9回）例句是说发放“赈济谷”时，崔科冒领被人发现，他自然不承认，便同他人吵

女公子就朝颜花作诗互答：

把刚才摘得的朝颜花放在扇子上观赏，但见花瓣渐渐变红，色彩反而更美，边将花塞入帘内，赠二女公子一诗：

“欲把朝颜花比汝  
只因与露有深缘。”  
这并非他故意做作，却是那露水自然地停留在他所持的花上，并不滴落。二女公子看了觉得很有趣。那话是带着露水而枯萎的。遂答诗曰：  
“露未消时花已萎，  
未消之露更凄凉。”

诗歌中的形象都是有所指代的。薰中纳言赠诗中的“露”比拟已死的大女公子，二女公子答诗中的“露”却是比拟自己。由此可见，虽然牵牛花是日本人从中国引入的，但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平安朝，他们就对牵牛花的美有深刻的感悟，从花开花谢的匆匆来感悟人世的无常。

1936年，鲁迅为商务印书馆的《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翻译了日本人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其中也介绍了作为药用植物的牵牛花：

牵牛花，是广行栽培，以供观赏的一年生蔓草，其种子名牵牛子，汉方谓之峻下药，可以代耶拉普根……耶拉普根及其制品，输入日本者年额一万数千元，故若用几乎每家无不栽培的牵牛花的种子，即可以防遏输入。

这段话主要是介绍牵牛花的药用，但也说出了牵牛花在日本的普及程度。由此，鲁迅和许寿裳他们在东京时的栽植牵牛花和银阁寺木盒上的刻印牵牛花都变得可以理解了。

在一个极为炎热的夏日夜晚，独自窝在学校的办公室乱翻书，突然看到一本好久未曾打开的旧时相册，一张张地翻阅和追忆，祖母的照片蓦然映入了眼帘，慈眉善目一身旧式黑色服装的她在柔和灯光的映照下那么慈祥地看着我，仿佛在责备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回到故乡探亲，又好像在叮咛我别太熬夜，早点回家休息。多么亲切的一种心灵之间的互动，那些在繁忙的日子里被尘封的往事奔涌而来，应接不暇，让我沉浸在对童年的追忆之中。

我常常对父母和一些朋友说，我的童年终结在1992年读初二那年的秋天，因为那一年爱我疼我的祖母因突发疾病离开了人世，而我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就因此而仓促地结束了。记得是一个同村的同学给我带话，说本来好好地午后坐在门口长椅上与邻居闲谈的祖母突然脑袋一歪就不省人事了，在城里的两个姑妈都赶回了家。听闻消息后，我也匆匆地从乡中学几乎跑步回到家中，在祖母的病床前连声呼唤，可她那么安详地躺着，有着若有若无的呼吸声，蠕动着苍白的嘴唇硬是没给我半点回应。因是在校寄宿，我匆匆匆匆回学校学习。第二天一早，我急匆匆地跑到读初一的妹妹那里打听消息，眼眶哭肿的妹妹说祖母在当天凌晨六点已经去世了。我几乎是大声嚎哭着返回自己的教室。我清晰地记得在祖母出殡之前的葬礼上，长跪的自己在所有的亲友都站起来后仍旧撕心裂肺地哭泣，那个腼腆而又倔强的乡村少年沉浸在对于祖母给予的各种关爱的事情的回忆之中，那种悲恸之中夹杂着甘甜的念想的味道，长久地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祖母是一个旧式女子，个头挺高，缠过足，不能行走太远，但个性随和，乐善好施，在我的记忆之中极少有她发脾气的情景。她养育了六个子女，参军的伯父和两个姑妈随参军的姑父都入了城，另外两个姑妈和排行最小的父亲留在乡村。她的晚年基本上也是跟我们一起度过的，很多年以后，我跟城里的姑妈姑父聊天，他们都会说起财富在选择女婿时只看人品不重门第财富的标准，那两个姑父都是家里一贫如洗的，而我家在当地稍微算好一点的家庭，来攀亲的人也不少，说起这两个老姑父都是常怀感激之情。祖母也是一个特别善良的老人，母亲跟我说起祖母时也常常心怀感念，在我的记忆之中，祖母跟母亲之间从未产生过龃龉，更别说冲突了。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缘由就是祖母对母亲的善意和关爱深深地打动了她。1970年代初，父母结婚没多久，母亲罹患肺结核，在那时的中国这几乎是不治之症，瘦到只有六十多斤，腹中胎儿也被迫放弃，头发几乎掉光，是外公和父亲用担架抬到乡卫生院住院治疗的，在住院的那五十多天，是祖母和外婆轮流去医院照顾打点。祖母毫无怨言，任劳任怨，尽管有邻居放出各种治不好了会人财两空的议论，她也完全不为所动。奄奄一息生死一线的母亲终于活过来了，身体复原后才有了我们三兄妹，她也因此对祖母感恩了一辈子。

三十多年前的湖南乡村，尽管我们不用做“留守儿童”，可日常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父母都要忙于农活养家，家里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七十来岁的祖母承担，尤其是我们三兄妹的衣食住行等。祖母将我们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相比于同村的儿童，我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可以按时保证的，也基本不用穿打补丁的衣服。城里亲戚回来看望她老人家赠送的罐头、麦乳精、饼干、水果等在乡村很稀罕的食物，祖母也会保管好，自己很少享用，经常是拿给我们吃。不但给我们填饱肚子，还经常散发给同一个院落的邻居和小孩子享用，这在那个物资紧缺的时代自然是特别慷慨的行为，可祖母做这一切都特别自然，从来没有半点施人恩惠的神色，她是真心实意地喜欢帮助别人。祖母还会一些医术，左邻右舍有些病痛的，也经常来找祖母想办法，她也经常给院子里的产妇接生，从来都是分文不取。这些事情都是祖母去世之后，我每次回到故乡，

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极为闷热的黄昏，正在操持家务的祖母将我叫到跟前，告诉我晚上定会下大雨，可以去将捕捉泥鳅的鱼篓子放在屋后的靠近水田有引水口的池塘一角，这样肯定会大有收获。那时候家里也没有电视，更没有天气预报，我半信半疑地按照祖母吩咐的那样做了，当晚果然暴雨如注，第二天一早兴冲冲地取回鱼篓子，里面几乎挤满了肥硕而活蹦乱跳的泥鳅，那日中午算是美美地吃了一顿饱餐。夏日炎炎的时候，持续十天左右的高温下“双抢”（抢收抢种）是很折磨人的，我们三兄妹六七岁就开始下田跟着父母干农活，比如收割稻子、插秧之类，但毕竟是小孩子有时候也想偷个懒，就让祖母给我们提前煮点绿豆粥凉着，农忙间隙抽空回去喝一碗补充体力。我记得每次“双抢”结束的时候，祖母都会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让我们这些没日没夜忙碌的大人孩子“打牙祭”，那是艰苦劳作之后的补偿，既让人心动神往，又让人念念不舍。

初一的时候，在学校吃中饭，都要自带洗过的白米和食材到学校去蒸熟，这些都是祖母每天提前为我准备好的，从来没有耽误过。我记得有一次跟两个同学放学回家，贪玩的我们下到溪流里捕鱼，正玩得亦乐乎的我应了乐极生悲的古语，被一块陷在泥巴里的锋利的玻璃片深深地刺伤了脚底板，血流如注，同学搀扶着我回到家中。祖母赶忙帮我用清水冲洗，又用城里亲戚拿回来的碘酒消毒，然后包扎，一边温言细语地安慰着我，让既疼痛又懊悔的我有瞬间治愈感。初二开始寄宿，每周回家一次，每次离别时，祖母都要拄着拐杖送我走到村口，她那时候八十岁了，又是小脚，实在不良于行，但每次都坚持要颤颤巍巍地送我一段路，而每当周五傍晚我从学校回家，她都给我准备了可口的食物，她惦记着我在学校这一周肯定没有吃饱。这些如今回忆起来，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细节，却如此地让人念想。

祖母过世已经二十八年了，这将近三十年的岁月，无论是我的家庭，还是湖南的那个小乡村乃至中国，都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可是我在想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无论人生怎样魔幻，祖母在她生前的一言一行中所弥漫出的那种平凡人生中的德性，那种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的慷慨与仁爱，那种勤俭持家宽和待人的品性，那种不趋炎附势而贵重人品照顾弱者的价值准则，却是我们这个大家庭乃至大家族的家风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吧。

方言中带数字的词语，常有一些固定“句式”，如“远开丈八”，“逗五逗六”等，是不能随意改动其中数字的。《繁花》中的“八丈高”也是，作者知道这个“老词”，也决不会写成“三丈高”“五丈高”的。

# 回忆中的祖母

唐小兵

跟院子里的老人叙旧时她们经常要跟我絮絮叨叨讲起的，可以说祖母是一直活在父老乡亲的记之中的。

我读小学时，夜里写作业或读书的时候，家里有一段时间还没有电灯，点着煤油灯，经常我在写字，祖母在旁边做手工活，比如纳鞋底什么的，常常是她一边做活，一边给我摇着蒲扇驱赶夏夜的蚊子，带来丝丝凉风，让闷热无比的夏夜多了些许清凉。那种温馨的情景在祖母过世后一遍遍地回旋在我的脑海之中。童年还有很多跟祖母有关的趣事，比如城里的亲戚回来探亲了，祖母就会安排我去院子前后的农田钓一些青蛙回来，信观音菩萨的祖母不杀生，这时候往往由我们这些小屁孩笨手笨脚地来给青蛙剥皮。幼时的我在屋后挖了一个小小的“水池”来养鱼虾，也放了一些鹅卵石、田螺、丝草之类，那成了我的儿时乐园。那时候的我在夏日的午后，经常带着鱼筛子和小水桶去农田之间的小水沟里捞鱼，大大小小的都有，自己也被晒得黑乎乎的。带着这些战利品回家后，安排一日三餐的祖母都要细声细语跟我商量，将那些稍微大一点的鲫鱼、泥鳅之类给她用来做美味的晚餐，而那些细若游丝的小鱼小虾就让我继续在水池中养起来。祖母俩可谓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极为闷热的黄昏，正在操持家务的祖母将我叫到跟前，告诉我晚上定会下大雨，可以去将捕捉泥鳅的鱼篓子放在屋后的靠近水田有引水口的池塘一角，这样肯定会大有收获。那时候家里也没有电视，更没有天气预报，我半信半疑地按照祖母吩咐的那样做了，当晚果然暴雨如注，第二天一早兴冲冲地取回鱼篓子，里面几乎挤满了肥硕而活蹦乱跳的泥鳅，那日中午算是美美地吃了一顿饱餐。夏日炎炎的时候，持续十天左右的高温下“双抢”（抢收抢种）是很折磨人的，我们三兄妹六七岁就开始下田跟着父母干农活，比如收割稻子、插秧之类，但毕竟是小孩子有时候也想偷个懒，就让祖母给我们提前煮点绿豆粥凉着，农忙间隙抽空回去喝一碗补充体力。我记得每次“双抢”结束的时候，祖母都会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让我们这些没日没夜忙碌的大人孩子“打牙祭”，那是艰苦劳作之后的补偿，既让人心动神往，又让人念念不舍。

初一的时候，在学校吃中饭，都要自带洗过的白米和食材到学校去蒸熟，这些都是祖母每天提前为我准备好的，从来没有耽误过。我记得有一次跟两个同学放学回家，贪玩的我们下到溪流里捕鱼，正玩得亦乐乎的我应了乐极生悲的古语，被一块陷在泥巴里的锋利的玻璃片深深地刺伤了脚底板，血流如注，同学搀扶着我回到家中。祖母赶忙帮我用清水冲洗，又用城里亲戚拿回来的碘酒消毒，然后包扎，一边温言细语地安慰着我，让既疼痛又懊悔的我有瞬间治愈感。初二开始寄宿，每周回家一次，每次离别时，祖母都要拄着拐杖送我走到村口，她那时候八十岁了，又是小脚，实在不良于行，但每次都坚持要颤颤巍巍地送我一段路，而每当周五傍晚我从学校回家，她都给我准备了可口的食物，她惦记着我在学校这一周肯定没有吃饱。这些如今回忆起来，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细节，却如此地让人念想。

祖母过世已经二十八年了，这将近三十年的岁月，无论是我的家庭，还是湖南的那个小乡村乃至中国，都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可是我在想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无论人生怎样魔幻，祖母在她生前的一言一行中所弥漫出的那种平凡人生中的德性，那种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的慷慨与仁爱，那种勤俭持家宽和待人的品性，那种不趋炎附势而贵重人品照顾弱者的价值准则，却是我们这个大家庭乃至大家族的家风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吧。